





公羊義疏八之三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詩者何邾婁之邑也

疏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字傳作

作詩者誤校勘記云詩唐石經諸本同齊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邾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邾亭以邑寺聲杜云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邾城在州東南一統志邾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邾亭鼎

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注諱背蕭魚之會亟疏注諱背至

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間故如此解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嚙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

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日以強三年之

後君若贅旒然疏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

者杜云在會惰慢不攝故敗稱人是也嚙釋文云二傳作

蠶春秋異文箋云公孫蠶字子矯說文訓蠶為蟲即字黑

名子矯當名蠶不名嚙矣公羊作公孫嚙蓋段音字說文

嚙从口蠶省聲公羊不省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

為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

注月者至旒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

二大夫出專恣並甚故特危月之穀梁疏云范雖不注或

以二卿遠會蠻夷危之故月從兼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

若贅旒然者即下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

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編刺天下之大夫

也曷為編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流

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穀梁疏引此亦作贅浦鏗云二誤

三從穀梁疏校按綴正字贅段借也

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為彊臣所逐出奔湟梁

之盟信在大夫疏包云春二月其朔日經為乙未書日食

注是後至大夫舊疏云彊臣謂孫甯矣按衛侯出奔見

冬城防

下湟梁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衛大夫孫甯共

逐獻公立孫劉故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董劉

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湟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嚙曹

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舊疏云舊

若作荀營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

己未衛侯行出奔齊注日者為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為重見逐說在二十七年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己未月之二杜注不書名從告此舊疏云舉君絕為重者謂書術之名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衛侯名為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術字則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脩春秋曰孫林父甯出其君仲尼脩之曰衛侯行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君也杜注繆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術字左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失地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為說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亦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為孫甯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違造為從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回

獲杜說駁難先儒即其說而細繹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為得注日者至日也○校勘記云鄴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按紹興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重乖離之禍小國時此日故解之下二十六年衛侯行復歸于衛書二月甲午書日故此亦書日明朝起為一事也然者下二十七年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能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之何如獻子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是出者孫甯納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起也通義云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者未有臣逐其君也今衛侯行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為文而變例如日以異之不嫌沒孫甯之罪者後弒君入戚已顯注不書至為重○桓十六年衛侯行出奔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此與彼同故舊疏云舉君絕為重者謂書術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為諸侯也包氏慎言云沒孫甯出君之名而以君自出奔錄著其失眾不能自安居臣民上為後世

守土無與者戒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孫甯出其君而以  
出奔為文術有失國之道也敗術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  
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于正統其罪不可掩也義皆嚴  
正杜云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  
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輕孫甯  
之罪惟君臨一國率土皆所制馭不能撫有其罪預討亂  
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絕以國為重故也  
注見逐至七年。即彼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云甯殖  
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也孫甯逐君事詳左傳史  
記大率相同因孫甯強恣亦多衛侯失眾所致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嚙莒人邾婁  
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孫氏志祖云  
羊以劉夏為天子下大夫据此則大夫之上疑脫下字

劉者何邑也疏詩王風邱中有麻云彼田子嗟毛傳田大夫  
為春門戶闔為邱邱為秋門則留自邱邱為西之省文董道據此謂不從邱漢人言知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為鎬其轉為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鎬或為留豈古文以省留與鎬通即後世田異文謂系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而詩言田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為據也按周大夫劉氏生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夏即劉定公為康公之子則王風之食采于田者別是一氏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維氏城南十五里

其稱劉何注據宰渠伯糾繫官疏注據宰至繫官。即桓四  
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是也

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為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

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

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

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為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

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

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

明非禮也疏注諸侯至稱子。舊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

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為大夫假令書卒不錄

其葬即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通義云

王季子始采于劉是為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用之左

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子別封於外食

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

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為大夫未識當時

何稱也

注所謂至稅爾。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

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經義述

間云宰當為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

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

正義曰宰邑宰也有采明有采地也采知宰即采之段借

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尸宰也即主事之宰宰官也即官

宰之宰宰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

是也

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

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

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

家也論語憲問篇魯伯氏駢邑三百是大國下大夫亦三

百戶天子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

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

采取其賦稅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

采始封之采也則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

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諸侯以十五里子孫雖有罪黜其

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  
之鄭即紀之采國滅而采不滅者也入為天子大夫所受  
之采即鄭風采芣詩所云還予授子餐兮傳諸侯入為天子  
大夫爵祿及此經之劉是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天子  
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  
疆地家邑即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即都注  
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即四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公孤  
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  
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  
而兼命數也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出  
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  
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  
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封邑者其公田之所入有貢於  
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其公  
田之所入有貢于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子孫世守之  
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  
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殊稍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  
為下大夫而食縣者與

注禮記至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

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同沈氏彤周官祿  
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曰田者即孟  
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  
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誤也周公於圻內外之國既各  
別差其里數而尚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  
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  
之即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圻內  
視夏商則滅圻外則大增何也曰圻外諸國夏殷以來漸  
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  
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  
圻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更焉  
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  
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  
里一則云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  
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地若圻內  
諸侯視之恐不足給蓋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周禮  
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天子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即引  
王制以証之與左氏穀梁之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  
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  
國七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

以為問田鄭云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  
為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  
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  
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  
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  
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爾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  
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九十三國言天子圻內不封諸侯  
者謂采地以為國比圻外諸侯田自采取其租稅而已不  
得取即有其人民身沒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之  
義或然也

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為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  
入為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所以得三見義者  
一則可以見諸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  
者圻外諸侯容其稱爵雖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  
見一則可以見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按王制注云春秋  
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  
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唯天子畿內  
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正義云爵雖為子若作三公  
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  
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

內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  
是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  
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  
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為治民須便民利  
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  
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  
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圻內有  
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也注言傳曰  
天子大夫者即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按詩  
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即諸侯為天  
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衛風淇奧傳云重較卿士之車  
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眼鄭衛兩武公皆以侯  
伯入為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  
民云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  
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  
有齊有許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兼卿士韋昭國  
語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是也

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  
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  
徵納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

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  
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則何氏謂天子親迎故詩  
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而  
此注又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  
家說皆不同未知何義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曰昏禮下  
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  
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為漢制作諸文  
使人不辨旬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  
按異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  
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  
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  
從左氏之意以為不親迎與又以前禮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  
何氏之意以為不親迎與又以前禮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  
非何氏意皆勉强也又云子是大夫之稱今賤而去之故  
曰賤去大夫去其正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  
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臣名之義亦通

外逆女不書疏

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  
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  
書是也

此何以書過我也

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疏注明魯至之禮

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  
不為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部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者疾

始可知疏

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

注俱犯至可知即上十二年三月魯人伐我東鄙圍台  
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  
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  
楚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強兵革亟作  
蕭魚之會服鄭鼠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國  
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  
年疾始故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  
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  
背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

公救成至遇疏

杜云遇魯地

其言至遇何注据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注据季至所至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

不敢進也注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以刺

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携同文封内兵書者為不

進張本疏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至成通義

注不言至同文校勘記云携鄂本同閩監毛本携改舊

按釋文作至携此本載音義同此疏及傳二十六年經傳

釋文皆作至嵩按紹熙本亦作携釋文考証云舊舊作携

又似充反作因充今据傳二十六年考証嵩本或作雋故

當似充一音云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者莊三年公次于

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

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是也盖彼為力能救而

不救故書次此為齊強魯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遇使

與至携同文也至携文見傳二十六年彼云公連齊師至

嵩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

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是也繁露竹林

云莊王之舍鄭伯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

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用民之意也

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

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為恕解也

注封内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

日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邾春秋

圍成作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郭

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七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

夷吳衛之禍徧滿天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巳据歷

二日劉孝孫以為八月朔日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沈氏

欽韓云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日丁巳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八食限

注是後至天下。涇梁盟信在大夫見下六年傳又二十  
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又吳子謁伐楚門于棠卒又二十  
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鈞祭三十年  
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弑其君密州是齊蔡嘗  
吳衛之禍徧天下也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丁巳日  
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  
盟後為涇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  
得舉手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

邾婁人伐我南部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癸亥  
文侯周一本作雕九月無閏則為月之十日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于涇梁疏毛本誤作涇誤釋文作吳云本又作涇  
社云涇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大事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涇梁涇梁水隈也涇水源出懷  
慶府濟源縣西北至溫縣入河按郭彼注涇水名梁隈也  
水經濟水注涇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  
水引爾雅而云梁水隈也涇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涇水  
自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此舊  
疏引孫炎云梁水橋也釋宮云隈謂之梁故云水隈也舊  
疏又引郭氏音義云涇水出河內軹東南至溫入河與杜  
同

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據葵丑之盟諸

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注據葵至夫盟。葵丑之

經傳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  
公以下盟于牡且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救徐然則牡邱之盟即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邱之盟者  
誤也宜為牡邱字矣

信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

夫疏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

注故書至大夫。決上三年雞澤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能約信唯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矣。

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据上三年戊寅不起。疏注据上至不起。即三年雞澤

之會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連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矣。

徧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繁露竹林云梁之盟信在大夫而

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梁兮以晉為盟主。文子晉卿而為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執然也。据左傳時荀偃將中軍此盟亦荀偃主之也。

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注据戊寅不刺之。疏注据戊至刺之

寅文也。舊疏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

君若贅旒然。注旒旒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為贅壻

矣。以旒旒喻者為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

曰天子旒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

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

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

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

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釋文

又作綴旒本又作流孔氏音義云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

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

傳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按文選

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又褚淵碑文康國

祚於綴旒注贅猶綴也皆不以為公羊傳語蓋西都賦注

有行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氏

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矣文選注引感精符  
云禍賊蜂起君若贅旒本此傳也  
注旒旂屬○說文於部游旌旗之流也从扌聲旗之游  
如水之流故得稱流經傳作旒俗字也旗之正幅為旒旒  
則屬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常注王旌十二旒兩  
兩以縷緇連兩旁三人持之然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  
旒者每旁六旒九旒則兩旁一四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旒  
亦曰旒亦作髻見司馬相如大人賦  
注贅繫至婿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日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  
贅婿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  
有也史記秦本紀云贅婿賈人臣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  
其婦家為贅婿正何氏所謂就婿也又滑稽傳淳于髡者  
齊之贅婿也索隱曰贅婿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  
餘刺之物也是也謂之繫屬者說文貝部贅以物質錢也  
从教貝則與質義同以物繫屬於錢謂之贅因凡繫屬之  
物皆名贅詩大雅桑柔云具贅卒荒傳贅屬也廣雅廣言  
贅屬也釋名釋疾病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廣雅  
釋言又云贅疣亦以疣屬於肉故亦稱贅孟子梁惠王篇  
乃屬其耆老書大傳作贅其耆老說苑奉使云梁王贅其

羣臣即屬其羣臣也是贅屬互通釋文本又作綴者魏志  
太祖紀建安十八年詔曰當此之時若綴旒然也鄂本  
名誤民  
注以旒至數名○詩商頌長發云為下國綴旒箋云綴猶  
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正義引此傳君若贅旒然言諸侯  
反繫屬於大夫也旒為旌旗之垂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  
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  
垂者名為旒也阮氏元學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為下  
國綴旒禮及郵表畷注郵表畷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于  
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為下國綴旒按球玉磬  
也以其直懸求而名之裘古文但作求加衣為裘猶表  
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為標志綴毛物於其上即球也詩  
之球即裘之段借故以裘為標志即以為表為標志表者裘  
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  
聯綴為名詩之球乃表裘之裘詩之綴旒是言受地於天  
子為諸侯之封疆樹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公羊君若  
贅旒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之上而已  
故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大亂言遺腹之主甚幼  
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亂此公羊贅旒之  
文也贅綴音近義相段按何氏意以旒屬於旗為人所執

持猶君屬於臣為下所執持猶言太阿倒持之謂阮氏之說非何義也姑存之  
注禮記至士五。今玉藻無此文舊疏引稽命徵及舍文嘉皆云天子旗九。疏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御覽引禮緯注云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御覽引禮緯注云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叙貴賤也。廣雅釋云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軹。卿大夫七。旒至軹。士三。旒至肩。按降殺以兩。則士當五。旒也。凡曳地。齊軹。齊較之屬。皆謂旒之長。數其正幅。則爾雅釋天。惟云旒長尋餘。未聞也。周禮巾車職。王建太常十有二。旒。則諸侯建旒。大夫士建物。其旒各視其命之數。與此及緯文不同。蓋周制也。  
注不言至大夫。舊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編刺天下之大夫也。左傳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時。諸侯咸在。偃擅使諸大夫盟。盟高厚。如彼文。使者荀偃使也。諸大夫聽荀偃命。其君雖在。蔑視如無。故列叙諸侯會於上。又書大夫盟於下。見時君自失其權。天下大夫皆不臣也。穀梁傳。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大夫皆不臣也。左傳疏引賈服說亦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左傳疏引賈服說亦

云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即本公穀為說。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為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亦主編刺天下大夫。並見君失權也。孔疏謂君使之盟。非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臆說也。  
注不殊至同也。決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殊叔孫豹也。蓋春秋多為內諱。或責內。深見先自詳正。此不別明內外同惡也。  
注至此。至信在。校勘記出三。委于臣。云浦鏜云。正誤三。從六經。正誤校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閻監毛本疏。無寶字。又大夫故得信在。鄆本在。作任。此誤。蕭魚之會。見上。十一年。大夫常行。則上十四年。季孫宿老會。晉士句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句以下。于戚之屬。是也。  
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云。器車服名。爵號。史記魯世家。墨對趙簡子曰。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不可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舊疏以為家語。文家語。乃王肅偽書。非何所據也。注不言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實。不書地。正其義。

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

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疏注錄以至治之。正以僖二十

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

又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屬不言所歸此言以歸

故解之舊疏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己是晉之惡矣復言以

歸不決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也僖二

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

子爾是有無罪皆當歸京師也杜亦云不以歸京師非禮

也穀梁疏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人以歸非禮明矣

### 齊侯伐我北鄙

###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涖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臣弑

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疏包氏慎

三月有戊寅五月有甲子据歷戊寅為二月之二十八日

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臣者下二十三年晉欒盈復

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是也

弑其君者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

其君固三十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見下二

十五年齊侯襲莒見下二十三年乖離出奔者下十七年

宋華臣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奔楚陳侯之弟光奔楚邾

婁庶其來奔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伐

陳衛伐曹齊侯伐我園洮齊高厚伐我園防十八年齊侯

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楚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

晉士匄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

甲子地震劉向以為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

歲三月諸侯為涖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

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闞殺吳子燕逐其君

楚滅陳蔡通義云自是迄哀公地比四動皆季氏專強之

象按引潛潭巴云地震下謀上又云地動搖臣子謀上

故何氏劉氏取應大同孔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疏舊疏云正本作荀

誤矣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邲按今本左

作成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為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疏闕文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矐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

左氏穀梁皆二月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  
校勘記又云釋文唐石經矐作矐左氏作邾子矐卒九經  
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目顧腹注云故書顧或作矐鄭司  
農云矐讀為鬮頭無髮之鬮是矐有矐音故或作矐劉昌

宗周禮音云矐音若顏反今左傳音若耕反非也通義云  
宣公也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疏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

祀伯姬于洮注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洮子河  
篇瓠子故瀆又東徑桃城春秋傳曰分曹地目洮以南東  
傳于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  
也應別一地洮水篇洮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

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  
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亭山  
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洮水之源博物志洮

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竟與齊接壤地有岡  
巒之險故圍之也方輿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

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置桃鄉縣沈氏欽韓云北  
鄙則此乃桃鄉非卞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  
山故城亦非此桃按當以東弁者為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疏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

下則高厚為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說非也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疏注比年至之應

高厚圍成圍洮圍防諸役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鄭妻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

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杜云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范同皆

取此傳為說

取此傳為說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疏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

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

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疏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

問云同圍舉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據傳禦諸平陰塹防

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書圍齊平陰如圍

宋彭城之側矣按左疏疏引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

按下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圍其三

門即是圍事孔疏駁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

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為實圍齊

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此通義所本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穀梁傳閔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

伐齊故褒與信辭疏左氏穀梁作祝柯杜云祝柯縣今屬

郡祝阿縣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

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是古柯阿通也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

河水篇河水有歷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衛孫文子

敗公徒于阿澤是也又東北徑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

濟水篇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

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揚是也漢輿改之日阿矣晏子

春秋內篇襟上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

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

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

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按祝

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即春秋之柯又名阿漢屬東郡今

為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為長清齊河二縣地大事

表云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有故祝阿縣是也

杜范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舉諸侯者已

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

注下有至信辭。下有執即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

同盟即執人嫌不信宜書日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即杜

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圍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据諸侯圍許致圍

疏注据諸至致圍。即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

未圍齊也注故致伐起疏闕文

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

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與注齊非大

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

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

曷為抑齊注据侵蔡伐楚猶不抑疏注据侵至不抑。即僖

蔡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為疆夷數害諸侯論  
深淺深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為難  
為其亟伐也疏上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泲又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  
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  
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注亟疾也內既諱亟知亟非善辭矣

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略或

說是也亟伐者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

土疏即上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

驕蹇齊又強大晉不得不序之諸侯之上與釋文作驕本

或作驕注以下至是也即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

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

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得惡

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蓋並惡

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

是以進宋襄抑齊靈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文舊疏云即上圍成圍泲圍防之屬故

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亟疾也

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

故諱不擊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背信大疾故云亟今此直

者頻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文據疏中注義則宣九

年之亟訓為疾此亟訓為數較彼以從未滅矣注義則宣九

注加圍至魯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

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為最甚

取邾婁田自濼水疏杜云濼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徑魯國

魯水經注泗水篇濼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經

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繹山詩所謂保有鳧

繹是也又西南徑蕃縣故城南又西徑薛縣故城北夏車

正莫仲之國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故

城皆在今山東滕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敵故立文如是一統志邾水源自滕縣東北百里述山西流會諸泉水徑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為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鬱河東徙過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南梁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邾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邾水京相璠云薛縣邾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薛蕃皆今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邾水何注据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疏通義云

東田不言自邾水注据齊至濟水即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不言自濟水也

以邾為竟也何言乎以邾為竟注据取邑未嘗道竟界疏關邾移也注魯本與邾婁以邾為竟邾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

云爾疏注魯本至有之穀梁傳曰軋辭也范云軋委曲

義也左傳疏引賈服亦取公羊為說曰刺晉偏而魯貪孔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會反本何晉偏而魯貪馬氏宗理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邾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邾水為竟是也舊疏云邾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据此文也然則邾移為外異更明邾移入邾婁竟內故不得書於春秋矣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疏通義云葬者篡明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巳月之朔

作環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从玉爰聲環璧也从玉爰聲音義並通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

爾大其不伐喪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云詳錄所至及還者

常也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

皇氏云下二事謂大夫為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

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相外之事將

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責當從時之

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即左傳之禮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

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也不伐

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

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宜瑋帷而歸命于介彼疏引廢

疾難此云君子不求脩於一人士句不伐喪純善矣何以

復責其專大功也鄭釋之曰士句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

則稱君禮仍未脩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

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句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

者然其為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侯歸命乎介則處其君

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慎乎按穀梁之義其

迂年之所處荆棘生焉禮之所以不伐喪者正為其不忍

驚擾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駁師其竟奉命之後始引師去

彼國君民能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疾廢語

特故與何為難耳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據公子買成衛

不卒成言成衛遂公意疏注據公至公意口即僖二十八

不卒成者何不卒成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

其言成衛何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

往不卒成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可使

往猶書成衛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今士句奉命而出

間喪而反與壅塞同而經大之故據以難

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

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

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

士甸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至毅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本疏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注大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即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常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以私妨公也注兵不至所在○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眾為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盛其威一其會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淮南子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齊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特頭授將軍

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制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君已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敵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鬻設明禮也鑿山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旗旗斧鉞說苑指武云將帥受命者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子問軍禮云故天子命將親潔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陽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揖之亦弗御也舊疏引司馬法云閭外之事將軍裁之皆兵不從中御外義也臨事制宜即傳之專進退也唯義所在而已

注士甸至善之○校勘記出恩動二句云閭監本同鄂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心恩動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甸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誅伐云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

不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  
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  
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耶伐喪而榮  
復仇又云春秋曰鄭伐許莫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  
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上二年遂  
城虎牢傳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中國諱諱伐  
喪也是其義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襄之世無歲無兵  
此後二十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內不書侵伐至二十三年  
齊侯伐衛遂伐晉是見兵事故也舊疏云明年仲孫遫伐  
邾婁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魯與邾婁數相冒犯非齊  
晉之事義或然也云起時善之者舊疏云士匄此事實依  
古禮時莫能然特以為善故云起時善之  
注言乃至見之。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今此亦言乃故  
為士匄有難重廢命之心也通義云蘇轍曰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上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  
將也劉敞曰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也非齊  
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後止不可則復之期  
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凡在  
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此仍穀梁為義蓋不伐喪之義  
時久不知士匄遵行古禮正合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

少遲疑經書乃美士匄之臣也

注言至至齊也。上十五年公救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  
不敢進也彼至遇為未敢進此至穀為不進義各有主故  
言未侵齊也

注言聞者在竟內。舊疏云古禮庶人為君齊衰三月若  
其入竟即舉而知之何道聞乎故如此解按穀為齊似非  
竟外蓋士匄侵齊即在齊侯環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尚未  
備容得諸聞也

注舉侵者張本。以既聞齊侯卒即還無有侵事書侵者  
遂出師所由張本非侵齊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遫卒

疏包氏慎言云辛卯為七月朔日月之  
二十六日為丙辰而經書八月丙辰

仲孫遫卒則辛卯必為望後之日方可長歷以為二十九  
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

疏釋文喜喜傳作嘉讀書叢錄按禮記

作嘉喜即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  
嘉則作嘉字為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其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

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疏注不月至孝也

國常例今不月故解之抑其父即上十八年傳未圍齊則

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是也彼傳又

曰或曰為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

處諸侯之上亦合抑然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奪臣

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憐蹇致父被惡名為不孝也不

月所以辱恩者以葬生者之事略其父葬不孝著明桓九

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

與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郭注言西郭者據都城錄道東西疏表云汪克寬曰郭

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城之外郭而中城為魯國都

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疏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

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

齊阿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

城武城疏杜云秦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為武城宰即

山南武城縣有澹台子羽家縣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

云史記仲尼列傳曾參南武城人也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

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為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

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阿城亦

本兩國地高氏地名老混為一謂地相接者非一統志柯

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疏杜云秦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為武城宰即

山南武城縣有澹台子羽家縣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

云史記仲尼列傳曾參南武城人也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

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為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

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阿城亦

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我山之城遂附會為曾子所居此大

謬也新序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

子處鄆是曾子所居即鄆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

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

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晉至始為

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

越王句踐嘗治琅玕起館台考春秋時瑯玕為今山東沂

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

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於吳境田

焉則沂州之地久已為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

治瑯玕則與武城密邇閻潛正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

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

十里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遨會莒人盟于向疏包氏慎言

辛亥月之二十六日遯唐石經闕本宋本葉鈔本釋文遯字並如是毛本作遯非左氏穀梁作速紹熙本亦作遯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疏包氏慎言云六月

杜云澶淵在頓疏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篇左會浮水故瀆故瀆上承大河於頓疏縣西北

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幼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二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

在頓疏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魏徙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地理志乃云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襄二十

年盟于澶淵以實之南圻志云杼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江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子有餘里

後漢志誤也彙纂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澶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疏東南

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

頓疏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縣西南二十五里頓邱故城是也澶淵即縣水在彰德府內黃縣縣東二十六里史記

廉頗拔魏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幼曰在縣水之陽也張晏曰其界為縣淵按縣與澶疊韻汙與淵雙聲縣陽故城

在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實衛地而云在宋者蓋以春秋書宋災故而云然未為宋也趙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

二十二年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詩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為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為

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云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

澶淵也其後為德勝渡黃河津要也

###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遨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疏穀梁作公子濕  
蔡公子履出奔楚疏通義云燮之弟懼及故也

公羊義疏八之四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注為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疏釋文

傳作黃九經古義云說文黃古文光古文黃字相似原

注白虎通云璜之為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引書

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日光道穀

梁傳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

之惡也注惡陳侯也

注為二至三年即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

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為二慶所譖出奔

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

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愬二

慶於楚楚人名之使慶某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

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

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漢梁之盟臣恣日甚比年日

食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丙辰朔据歷為月之三日八

也五行志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

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

小三月戊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

己朔小七月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也

注自誤至日食五行志下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

有食之董仲舒以為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

心後庶其以漆間來奔陳殺二慶與何異何以為漢梁盟

後臣恣日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即下二十一年秋九月

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三年癸

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歷法之常此以為異者

春秋重義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為異以示戒比年見則

異之甚也不然春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哉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漢梁之盟中國方乖

離善公獨能與大國疏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以朝

公如晉書正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間邠來奔疏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

表云俱在今兗州府鄒縣定十五年城漆即此水經注泗

水篇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此謂

之漆鄉應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

有漆鄉是也又沂水篇洙水又西南徑南平陽之顯閭亭

西邾邑也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邠來奔者十

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邠鄉從征記曰杜謂顯

閭也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邠鄉

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史

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

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邠亭鄒元與元凱皆誤以

顯閭亭為閭邠亭可以續漢志証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

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

續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間邱亭一統志漆城在兗州府  
鄒縣西北方輿紀要間邱在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  
涑涑與漆形似蓋誤

邾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快無

氏疏通義云据盟會恒言邾婁人亦通

注据快無氏。即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是也舊疏云  
其無氏即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無大  
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故難之

重地也注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

魯坐受庶其叛兩明故省文也疏受惡受至書之。邾本

有當据補通義云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左傳庶  
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杜云重地故書其人其  
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注不言至文也。○正以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陳

入于宋南里以畔之屬言叛故解之為魯受叛臣邑與受  
同科當坐罪也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注凱曰人臣無  
專祿以邑叛之道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晉世家作欒盈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庚戌朔十月

辰其二日也蓋小六月則庚戌為七月朔矣依歷大九月  
十月朔亦為庚辰與經所書悉合十月後三月朔小古歷  
有三月頻大或亦有三月頻小者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  
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晉欒盈將犯君入  
于曲沃劉歆以為六月秦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

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齊君亂國劉  
歆以為八月秦周分通義云日月同行而有掄食固可以

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  
篇四年再見躔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元志姜爰云  
比月而食宜在簿條大衍亦以為然沈氏欽韓以今歷推  
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臧氏壽恭左氏古義  
云比日月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歷  
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  
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據今歷疑之值  
矣萬充宗黃黎洲問荅云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  
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  
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  
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  
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荅曰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  
俱頻食歷家如姜爰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歷  
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  
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  
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〇宮〇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  
至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入食限  
壬子七月朔交周〇宮〇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八月  
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  
十五者欺也顧氏棟高書後云西歷以越六月即能再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

疏杜云商任地闕大事表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任地  
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

商任按安陽與任縣地不相屬未知孰是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疏

舊疏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

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之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歷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名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仲尼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注引賈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為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筭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二十七十三

則以相距之歲計之杜氏於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未知錢氏所據何本穀梁疏云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不及公羊明與公羊同也通義云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為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慎言公羊歷譜云公羊傳於十一月記孔子生據歷庚子十月之二十二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月云云下即云庚子孔子生穀梁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板本均從異本耳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識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儼然賡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敵書名則此當為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証唐初公羊尚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

別為書唐石經每年經傳混合之畫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為易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意皆非敢曰真經也宋書符瑞志引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趙氏在翰按傳春秋者謹誌聖人生卒年月傳詩謹推生日之意應理之理其文殊其指一也讀書性錄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經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為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梁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按陸氏所謂一本即舊疏本陸又云又本無此句謂無十有一月句也陸氏本只有庚子孔子生五字故推上十月庚辰以釋之又本無十有一月句與陸本同段氏謂陸氏此句謂又本無庚子孔子生句誤矣臧氏壽恭云魯史書十月庚辰朔三統以為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為八月廿一日魯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

當魯史之十月誤

注時歲在己卯○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校勘記云疏及鄂本闕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錢大昕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己乙卯當為乙己之訛疏作己卯亦非錢氏養新錄又云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說謂何氏別有長麻亦無明文可証今以三統歲術趙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在乙己則何注乙卯必乙己之譌也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乘古術非別有長麻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為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為乙己非乙卯無疑矣又云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四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一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為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按古法太歲與歲星當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為上元今欲

知太歲所在即以六十古積次不盡三十六為大餘數起  
丙子是為襄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  
襄二十一年正當為乙巳孔冲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起  
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為上元失之甚  
矣由襄二十一年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  
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二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起  
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入鶉首則太歲亦當起乙巳而至  
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後漢  
人引緯書以庚申為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為己  
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起辰之  
法已廢自何幼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少矣徐廣注  
史記以共和元年為庚申非太史公本文包氏慎言何氏  
公羊注春秋年紀異同故云公羊於襄公廿一年冬十一  
月記庚子孔子生何氏注云時歲在己卯東漢以後歷皆  
以襄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或疑何氏誤記又或疑非耶  
篆文相近傳寫誤酉為卯改後漢麻志漢安二年尚書邊  
韶奏言太初麻百四十四歲歲星一起次治麻者不知處  
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駁其議云太初元年歲在  
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麻者  
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起元於庚戌也前漢志記太

初積年上元至元狩七年即太初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  
歲自元狩七年至上朔獲麟凡三百七十八歲以除上積年  
不盡四千二百四十一歲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  
四十一獲麟歲為庚寅隱公元年歲為己丑以下尋襄公  
二十一年適值己卯然則何氏所據者太初麻與東漢術  
家異非誤也又攷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  
年為其術之積年從辛卯下尋隱公元年為庚寅襄公二  
十一年為庚辰庚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  
於圖讖斷非妄造姑援二端以解通經者之疑經義述聞  
云勵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非酉作非字形  
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為己卯耳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起  
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謹案杜氏長麻是年歲在  
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  
年歲在己未與長麻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  
矣然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為己卯勵說似是而  
非若以為乙巳之譌則非己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無  
緣己字誤卯何氏精於讖緯緯多用殷麻甲寅元續漢  
志論曰殷麻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殷麻也  
得論曰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漢世說春秋  
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

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  
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  
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  
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  
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殷麻當為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  
則歲在己酉殷麻當為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  
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為甲午殷麻當為  
壬申由壬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庚寅又上推  
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  
己卯也蔡邕麻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麻元也又曰光  
晃以靈曜為本亦見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按甲寅  
元殷麻也則考靈曜又本於殷麻與通義云周十月夏八  
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  
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置為六合臨時  
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翺翔始以龍見  
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  
卯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  
四分麻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麻序以為庚  
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闕單闕卯也四  
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術引漢志曰高

帝元年歲在大棟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頓並與四  
分較差一年太史公麻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闕逢攝提格  
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祺遂古七麻殊元同異得失無以  
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疆隨瀆有邾

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魯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

月不得復見疏注月者至與魯○正以致例時此月故解

閩監毛本疆作疆疏同紹熙本亦作疆按疆疆皆通即上

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止來奔是也而今與魯校勘記

云鄂本魯作會此誤按紹熙本亦作會

注不於至復見○校勘記云毛本於誤與鄂本閩監本及

疏皆不誤按紹熙本亦作於舊疏云言所以不於上商任

會時書月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

夏四月

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

左氏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唐石經諸本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朔据

麻為月之三日五行志下之下云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劉

敬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臧恭壽以三統術推前

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丙午朔大七月乙

巳朔小八月甲戌朔大九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朔大十

二月己巳祀伯旬卒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巳月之三十日

夏邾婁鼻我來奔

疏釋文云鼻我二傳作鼻我唐左氏石經

昭二十七年傳注邾鼻我釋文鼻必二反本或作鼻漢書

武子傳舜封象於有鼻鄒陽傳封之于有鼻服虔曰音鼻

予之鼻也左傳校勘記宋本鼻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

按釋文凡鼻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卑在五支鼻在

六脂卑字不可代鼻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

也按昭二十年左傳曹公孫會自鄭出奔疏兩引作卑漢

校官碑卑作鼻是隸書鼻即卑也二字形近易譌以音訂

之斷為二字唐初蓋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

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

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

諸夏治小如大康康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

不失其實取足張法而已疏

注以奔至書也。舊疏云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之下傳

云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然則曹羈得諫義是以書之

上二十一年鄭庶其之奔傳云鄭妻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妻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

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

鼻我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治以近升平故也繁

露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

之故乃得顯明按以親之以疑衍庶其之書傳以為重地

非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

何以書以近書也庶其或快之誤

注所傳至稱人。隱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

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屬痛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

詳內而後治外錄其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

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此為書小

國大夫注故止舉外諸夏略小國略稱人三事也

注所聞至漸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

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正以治小如大故

小國有大夫也廩廩者公羊問答云漢書循吏傳此廩廩

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廩廩言有丰采也孝

文本紀太史公曰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按廩廩蓋猶漸

漸耳兩漢時有此語

注見於至始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昭二十七年疏引作

以近治也始為治之訛當據正按解云正以地接于魯故

先治之也是疏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之世也入所見

世治法大倫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

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為

取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按孔氏斷自孔子生

後為所見之世與何氏不同按傳聞之世小國略稱人大

國有大夫直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非三世之次孔義

恐未然

注獨舉至而已。舊疏云孔子作春秋欲以撥亂世多舉

小國悉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實也今

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

法而已謂張治小國大夫法也凡書奔者重乖離之禍故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為二慶所諧出奔楚楚人治

其罪陳人誅二慶出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諧華元貶此

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諧光可知疏注前為至言歸。事

入無惡之文也二十年左傳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

其罪也穀梁注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又彼二十年傳

云親而奔之惡也注所以惡陳侯

注宋大至可知。即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

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

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諧華元故今此殺慶後光乃歸

歸無惡知諧光明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沃者何晉之邑也疏隱五年

云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漢書地理志河

東聞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

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今曲沃為漢彘縣地詩唐風揚

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即此

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据當舉重疏通義云据魚石直

注据當舉重。正以當直書入于晉也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

篡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士眾以入晉國曲

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篡大夫位例時疏通義云左傳曰

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

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

彭城不入宋者異也

注欒盈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之文故知

欒盈入晉為篡也舊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篡

君位也其惡文不繫於篡君知止欲篡大夫也

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

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與左傳同皆

無入晉不納事蓋事勢宜然史左或未備也  
注曲沃至言入。解經所以不舉重之義也舊疏云曲沃  
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按左傳樂盈夜見胥午而  
告之注胥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  
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  
是受納有罪事也然曲沃大夫不能固守城邑致令樂盈  
得入亦當坐失地罪禮記曲禮云大夫死眾士死制是也  
樂盈因曲沃甲以襲晉故復書入于曲沃見曲沃大夫罪  
明也  
注篡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  
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  
一年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疏注淇水篇淇水又東北

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  
晉次于雍榆是也國語周語云定王饗之注定王榆也舊

音榆本或為渝是渝榆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  
雍城大事表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即古雍榆也故城  
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  
大名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差繆略云俞左氏作榆穀梁  
作渝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亦作渝

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据次于聶北救邢疏注据次至救

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言次後言救也

先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

疏注惡其至言救。通義云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  
豹也先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言次

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  
爾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

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  
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傳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

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遂為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  
故先言次而後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

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何  
氏義合莊三年左疏引左氏先儒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  
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按左傳曰  
禮也疏引賈云禮者言其先救渝次為得禮也止謂先通  
君命為得禮耳其次而不遂故譏也

己卯仲孫遫卒

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  
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曰紇之罪不  
及不祀臧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如彼傳文臧孫  
為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為無罪通義云日者有罪  
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於其出奔時逆罪之穀梁傳  
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則孔氏蓋涉穀梁家說

晉人殺欒盈曷為不言殺其大夫注據篡得大夫之位疏注  
篡至之位。舊疏云正以己夏己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  
曷為不言殺其大夫故知篡得大夫之位矣

非其大夫也注明非君所置不得為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  
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疏注明非至大夫。通義  
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作亂  
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按何意前出奔大夫已絕今篡  
大夫位非君所置故不得為大夫義自直捷穀梁傳晉人  
殺欒盈惡之弗有也

注無大至亂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即  
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  
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  
非篡而作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  
范交惡欒盈亡駒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  
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  
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大夫之  
例雖非弑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襄庫是亦賊  
也故皆從討賊辭也是也

齊侯龍臺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

喜弒其君疏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

年正月丙寅朔小二月乙未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

午朔大五月甲子朔六月癸巳朔注是後至其君。即下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

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是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與師眾民怨之所

生也疏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

按紹熙本亦無也字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

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

齊國小兵弱數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

慢鄰國是以知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

又仍犯疆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疏注與甲子同。五行

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

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梁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

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為六月晉趙分元志大

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条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立分不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于陳儀疏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校

勘記云閩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為注

鄆本無之此本加園以別之是也 紹熙本同二十五年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釋文本作咸宜咎云本又作鍼其廉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疏注有死至曰饑穀

饑一穀不升謂之嘽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注侵傷大傷即有

死傷義也彼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

然經無大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魯大饑中國之行亡

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

失言淫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于陳儀

疏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

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為中國

憂錄之疏

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

夏五月書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日故解之包氏慎言云

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

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埋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

產伐陳霄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子展見繫

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

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入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日入者善也孔氏牽涉左氏以駁何氏按春秋月入者何氏解各異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明當憂錄之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人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僖二十七年乙巳公子遂入杞注日者杞屬修禮朝魯不當其入之故錄責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丙午注日者善義兵得時入若概以日入為善則入盛入許之屬何善之有益凡入言日者皆在例時與傷害多月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

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

事表云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跨在平縣界有古重丘為諸侯盟會處彙纂云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以經文考之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為今北直順德府地去東昌為近自夷儀涉齊竟當在聊城水經注河水篇又東徑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重丘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

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地漢志平原郡有重邱縣為今之靈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在平縣界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以前說為是後說則水經說所次也

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為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邱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柯同例据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賂黨弑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為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稷之會其迹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解詰箋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日者徧刺諸侯之不討賊也按孔氏所据左氏說不得以駁何氏欲誅崔杼何氏或別有據蓋誅不成故書日以刺之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陳儀者何衛之邑也

疏大事表云杜注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為衛討也則又為晉地蓋實衛之邊邑與齊晉皆連壤今直隸順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

曷為不言入于衛

注据與鄭突入櫟同

疏注据與至櫟同。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為不言鄭注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据陽生事為難故云据與彼同也陽生事見哀六年

護君以弑也

注以先言入后言弑也時衛侯為剽所篡遂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為剽臣然后候間伺使甯喜

弑之君子恥其所為故就為臣以護君惡之未得國言入

者起詐篡自此始

疏釋文作以殺音試注同後年放此

注以先至弑也。鄂本后作後下及疏並同先言入謂此

後言弑謂下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

注時衛至惡之。衛侯見篡逐事見上十四年詐願居是

邑為剽臣何蓋以時情事之也伺使候間使甯喜許之即

下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即

使甯喜弑剽事也繁露隨本消息云衛衍據陳儀而為護

林父據戚而以畔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故書入以

惡之說文言部護詐也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

為護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護詐之策

注未得至此始。舊疏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通義云衍在陳儀刺贖在戚其未得衛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為難者蓋以衍與蒯贖皆有君衛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入于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即不與使有衛之辭也若衍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為護於逐我者之子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

別見罪輕于朔矣義或然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鄭公孫嚙帥師伐陳

疏萬字者校勘記云亦有本作公孫

作公孫嚙口旁後如舊疏云云何煌云萬當嚙字誤按閣監毛本皆脫此疏左氏穀梁作公孫夏夏與嚙音義俱遠定有一譌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疏釋文謁左氏作過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

本作過云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作過則與左氏合而陸氏乃區別之義疏所據之本往往勝於釋文公羊疏非唐人所為也按謁過皆从曷聲俱無不可不必疏本即勝於陸本詩大雅文王云無過爾躬釋文過或作謁易大有象云君子以過惡揚善釋文過徐又音謁是音義同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吳在其南而二君殺謂此及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也彼殺當作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

之門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後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

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

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為自死文所以疆守禦也書

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疏傳言入巢之門而卒也者

注以先至于巢。舊疏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

門于巢卒注吳子至禦也。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門

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也

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

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

吳子有矢劄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飾武備非巢之

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何義與彼同左傳云吳

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為

吳子攻巢巢者臣所殺與此少異穀梁疏引舊解楚竟上

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以為楚邑  
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按何氏責吳不假塗蓋  
亦以巢為國易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彊守  
禦猶此義也

注書伐至殺之。周禮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  
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  
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舡牽  
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惠氏士奇周禮說云軍  
謂持兵者也明持兵者可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龔遂傳渤  
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諸持鉏鉤器者皆良民持兵者乃  
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為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  
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亦然疏議答曰律開聽  
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姦穢終是法所不容但  
應入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為罪人若其殺即如罪  
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無疑故此與巢得殺也

吳子謁何以名注据諸侯伐人不名疏

疏重發傳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

注据諸至不名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名卒問無事知以傷辜死還

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

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唐

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未誤倒上七年傳鄭伯髡原何  
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頑同義  
舊疏云彼是臣傷其君此異國故復發之

注以名至伐名。舊疏伐名屬下讀惠棟云伐名二字屬  
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謂知以傷辜死為伐名張

本疏云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按穀梁傳云取卒之名如  
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穀梁無保辜義亦以經名  
卒間無事故如然解

注巢不至論之。巢不坐殺即上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  
故與巢得殺之也復見辜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辜

內云云者舊疏云正以過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  
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凌暴巢國若不與殺開哀世諸

侯得使縱橫巢無禦備而殺人之君若令舍之又脫漏其  
罪是以何氏進退目之若以殺論巢君合絕若以傷論敗

黜而已按此即穀梁之非巢不飾城而請罪義也然巢君無坐殺傷理殺吳子者亦非巢君舊疏誤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注甯喜為衛

侯弒剽不舉行弒剽者諼成于喜疏包氏慎言云二月

史記世家剽作秋繁露隨本消息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

殺其君語此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也殺亦弒

之誤彼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

注甯喜至于喜○甯喜為行弒剽事見下二十七年傳舊

疏云喜若為行弒剽春秋舉重宜書行弒今書喜者正由

諼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甯殖死喜立為大夫

使人謂獻公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

是諼成于喜文也按左傳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

哭國人各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

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如

晉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執殤公與甯

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行盜國林父未君事行言叛者林

父本逐行行入故叛行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

云爾疏注行盜至誅之○舊疏云正以凡言叛者臣盜土

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

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行出奔已絕故復入為盜國下

書衛侯行名是也

注猶定至云爾○舊疏云昔林父逐行行得誅之季氏不

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子一體榮

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

定元年賈霜殺殺何氏云夏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

殺殺者少類為祿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

甲午衛侯行復歸于衛疏包氏慎言云二月又有甲午月之

此諼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注据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

于齊不書復歸者入無惡文疏注據齊至復歸。即哀六年齊傳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也彼書入故據之難注復歸至惡文。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是也

惡剽也注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疏注主惡至明矣。正以剽篡不見故於衛侯之入不書入見之非與衍主惡剽也

曷為惡剽注據齊陽生不書歸惡舍疏注據齊至惡舍。哀六年傳景公謂陳乞

曰吾欲立會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明舍立不正嫌陽生之篡無罪宜書復歸惡舍故據以難

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喜說喜由此得成諛禍故

惡以為戒也篡重不書反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注凡篡至戒也。舊疏云正以有親親之

遠於公子故曰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遠又無賢德是以衛未有說之者也按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諸侯之公稱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樾公羊平義云未當作未隸書未末二字溷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即未造也是其証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未無也未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尤為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遠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義亦通注篡重至見重。即謂不書剽立義也重不得書義具見下傳

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注據衛人立晉疏注據衛人立晉。問其義

據晉繼弑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異知非蒙託始省文故

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  
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  
入同文也甯喜弑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  
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  
亦可知之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為惡剽出見矣疏  
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眾出奔故惡之書名見絕  
也通義云春秋之於行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  
又正甯喜之弑而行之失德見曰衛侯行歸于衛又正孫  
林父之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  
復諫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動為社稷之  
大計剽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醕乎惡行矣明於惡行  
之說則為君者做明於惡行之說則為君者懼范武子曰  
行實與弑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弑者言辛卯  
弑君甲午便歸是待弑而入故得速也  
注日者至。上十四年書己未衛侯行出奔注日者

為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  
日也此亦日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例歸與復歸  
例時此出納皆由甯孫則與出不與納明矣  
叛名者至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莊六年衛  
侯朔入于衛傳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  
葬與盜國同蓋失眾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據故  
坐以盜國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無惡知為惡  
剽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疏通義云獨鄭見名氏

也左傳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敵君之義也  
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左傳本有作晉侯  
者左傳校勘記宋本宋殘本瀋熙本岳本足利本侯作人  
不誤石經此處刊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穀梁作世子  
座同音段借

也呂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阮云座舊  
作座與魏策同据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  
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  
注座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  
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葬  
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座有罪故也按繁露  
隨本消息云宋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  
似不以座有罪蓋座雖有罪其罪尚微故不去世子也舊  
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鄆有罪故去弟座今若有罪仍言世  
子者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與去其弟使如國  
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今座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  
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然則座罪微平公殺之已甚故  
董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衛甯喜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注据甯喜弑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疏注据甯喜伯討。正以僖四年傳君賊合執今晉稱人故据以難

不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為功當坐執人疏通義云孫

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為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  
注明不至執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專執也此與宣十  
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同義異甯喜夏徵舒皆弑君賊  
法所必討執之皆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  
執楚則實與文不與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  
無大克文董生蓋以意言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

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疏左氏穀梁孔瑗作孔奐與瑗聲相近  
會諸夏而張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也彼下云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

公羊義疏八之五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疏穀梁鱣作專省文

專為正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鱣設諸焉此二十九年傳云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傳漢書古今人表吳越春秋新書雜難篇益鈇論勇篇並作專諸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為出奔晉注据與射姑

同疏注据與射姑同。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使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注据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据與彼同也

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注据非同姓疏注据  
姓。承上注据與射姑同問也

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

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注黜猶出逐疏衛世家云獻公

子食皆往日日盱不名而去射鴻於園二子從之公不釋射

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

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堂答三百乃歌之以怒孫文子

報獻公文子遂攻出獻公是甯殖雖怨獻公而攻出獻公

則孫氏也

注黜猶出逐也廣雅釋詁黜去也國語周語王黜翟后注

黜廢也說文黑部黜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黜朱於朝注

黜退也

我即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即作則按即猶若

病也傷三十二年傳爾即死言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

注即猶若也是也即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創注則時即

時是也

女能固納公乎注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

獻公謂公子鱣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

盟請使公子鱣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疏即左傳所謂使

公子鱣辭曰夫負羈繫注繫馬絆也疏注繫馬絆也○釋文

年左傳韓厥繫馬前注繫馬絆也廣雅釋詁繫絆也莊子

釋文引三蒼云繫絆也詩小雅白駒云白駒繫之傳繫絆

也周頌有客言授之繫繫繫絆也說文馬部馬絆絆馬以馬

口其足引左傳韓厥執馬前或以系執聲作繫莊子馬

蹄篇連之以羈馬釋文馬司馬向崔本並作頰崔云絆前

兩足也羈者廣雅又云羈勒也說文羈馬絡頭也或作羈

經傳省作羈釋名釋云羈撫也所以撫持制之也

執鈇鎖疏史記范睢傳臣之胸不足當楛質而要不足以待

刀也分為二鈇鈇即鈇楛質即鎖彼注云楛莖楛也質莖

鈇鈇然後殺鈇者有刃之物鎖則所用以藉者也周禮圍

人職射則充楛質杜子春讀為齊人鈇楛之楛圍人所習

故使充之言圍人養馬以鈇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所

坐即此爾雅釋器榘謂之榘孫炎曰榘斫木質也詩大雅  
公劉箋鍛石所以為鍛質蓋質也榘也鑽也一物也其質  
或以石或以金或以木詩箋之質以石為之後世之砧即  
其遺制故爾雅釋文榘本或作砧謝惠連詩櫛高砧響發  
擣衣所用古詩臺砧今何在是也或作礪說文柱下石是  
也爾雅之榘當以木為之詩殷武方斲是虔箋引雅訓解  
之云正斲于榘上是也若鉄鑽連稱者當以金為之史記  
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質榘也漢書項籍傳身  
伏斧質皆是蓋凡藉物者皆可得質名為取其體堅固乃  
克受斧斤之施故引申之雖木跌柱足皆得此名也玉篇  
鉄鑽砧也

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注僕從者庶孽眾賤

子猶樹之有孽生疏注僕從者。廣雅釋詁僕使也詩小

等僕第九臺第十賈子服疑僕亦臣禮也文選注引廣雅

云僕謂附著於人注庶孽至孽生。說文子部孽庶子也漢書吳王濞傳故

庶子悼惠王注孽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秦諸孫孽

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是言疏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

齊策固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本味固不獨又任數之

其說固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枝

固將先奔亦謂必將先奔也注喜者至是言。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

秋為衛君是殖與孫氏共立剽也彼又云殤公秋立封孫

文子林父於宿又云甯喜與孫林父子權明孫氏獨得其

權故皆與爭也喜曰諾疏上二十五年左傳衛甯惠子疾名悼子曰吾得罪於

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

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右宰  
穀曰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  
可以貳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  
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疏校勘記云唐石經

本脫欲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春秋集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

吾請與子盟注盟者欲堅固喜意疏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

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即所欲盟辭也故注謂欲堅固喜意

喜曰無所用盟注時喜見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

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為盟矣疏經傳釋詞云所語

用為盟也昭二十五年傳君無所辱大禮言君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無所辱命義皆同

注時喜至盟矣。左傳又云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如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明獻公多詐也辭曰君納臣義也云云蓋何氏以意言之

請使公子鱄約之注喜素信鱄以為鱄能保獻公疏至獻公

必敗故公使子鮮。左傳又云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索隱非嫡正之子曰孽漢書賈誼傳庶人孽接注孽庶賤者禮記玉藻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為柝聲之誤柝即孽廣雅釋詁孽餘也後漢書虞延傳注孽伐木更生者也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

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注鱄見獻公多

詐故不敢保疏注鱄見至敢保。上二十六年左傳子鮮

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亦謂其多詐不可保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

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注欲以此語迫從

今必約之疏校勘記云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本亦無也字此獻公激之辭也

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疏通義云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

已約歸至殺甯喜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左傳衛甯

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

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

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爾其患之時已背約矣故何氏云

然通義云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

同義

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注慙志不能保獻公疏注慙志至

文心部慙愧也又志恨也玉篇恨怒也左傳曰子鮮曰逐

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

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通義云既愧負甯氏

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

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疏校勘記云攜鄆本閩監

本作挈注同係臆改按紹熙本亦作攜

注攜猶提也。廣雅釋詁云攜提也淮南覽冥訓相攜于

道注攜引也說文手部攜提也

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已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

之盟疏關文

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注昧割也時割雉以為

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者見獻公

無信刺鱣兄為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為姦

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惡而深以自絕

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為君漏言者

即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罪疏左傳

止之不可及何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

鄉衛國而坐注怨之深也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

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

者也專其日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  
注昧割也。釋文昧舊音勿亡粉反一音未又音茂割也  
按昧無割義釋文音勿當作昧从末得聲末勿同音荀子  
疆國云是猶欲壽而殉頸也一切經音義勿古文効同音  
義又引字略斷首曰勿勿割也今人猶謂自勿為自抹蓋  
即効也亦作勿方音勿也吳越曰勿陸音亡粉反不知  
昧有勿義不必有勿音也又音未未當作末又音茂二音  
皆是也集韻引字林抹撤滅也莊十二年傳側首曰撤抹  
昧同音亦得有割義

注時割至彼矣。戰國策策云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  
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君相與割  
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臯若此皆與此同  
是盟也而兼詛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殯行出犬  
雞以詛射頰考叔者又詩小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傳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牲不定惟便所宜孔疏  
謂詛用一牲故此用雞也  
注傳極至大忠。正以獻公出奔終為甯納知罃不能救  
也移心事剝背為姦約未知何指甯氏得罪二君殺不為  
過特獻非殺甯之人故為小負罃棄絕大倫磴守小信春  
秋所不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

近大夫之信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而食  
廢疾云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  
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乎合乎春秋鄭釋之曰甯喜雖  
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田喜得入已與喜以君  
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  
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為黨懼  
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為三  
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劉氏逢祿難  
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  
其背約也專於獻公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  
也又與喜約共弑剽至喜執殺乃徒執其磴磴之信以暴  
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為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  
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而  
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為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  
儼不於倫莫此為甚  
注不為至有罪。文六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  
漏言也君漏言當坐殺無罪大夫故去葬而晉襄書葬者  
以殺在葬後故也此獻公書葬明甯喜非無罪見殺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疏包氏慎言云七月

曷為再言豹注据盟于首載不再出公疏注据盟至出公

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載秋八月諸侯盟于首載是也

殆諸侯也注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錄之疏注殆危也

學亦曰殆故注殆危也論語為政多見闕殆包曰殆危也說文支部殆危也

曷為殆諸侯注据首載不殆疏闕文

為衛不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注衛侯行不信而使

惡臣石惡來故深為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為禍原先見此

者行負縛殺喜得書葬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

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疏左傳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

枕之服而哭之欲斂以往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是石

惡為甯喜黨與故曰惡人之徒也繁露隨本消息云石惡

之徒聚而成羣則不止石惡一人劉氏解詁箋云何以殆

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夷狄也日者惡楚詐也惡

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石惡

也注衛侯至禍原通義云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

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後皆弑君者而諸侯之大

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為內危錄之而再

言豹也義較備足注先見至小負獻公書葬見下二十九年再書豹殆諸

侯以起獻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即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

新城舉盟以為重不言會于其今此會盟並舉以再書豹

故也解詁箋云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

先月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通義云會

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亦

通注石惡至是也即下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是也出

奔故知為甯黨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閏殺吳子餘祭蔡世

子般弑其君莒人弑其君之應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

左氏傳作十一月是也傳云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

此則左氏之誣閏在前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若

如左氏刪去前閏則為未酉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時

姜爰作三紀甲子麻亦謂考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

再失閏譏傳為遠謬長麻曲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

頓置兩閏更為無稽竊意古麻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四年而增為六十六者稱閏年

二十六年小餘已成日至二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月

朔為乙亥不應三月朔大十一月仍為乙亥故傳以為再

失閏所謂閏者即新法之閏年別於整年而言也三統誤

會傳文而以魯麻為失閏月于前故以傳之十一月為九

月耳即謂時麻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既係十一月是傳已增閏於

前以正時麻之失杜氏又胡緣於左氏所增之外更增一

閏乎又按律麻志劉歆說云魯麻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

部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

司麻以為在建成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

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

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

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為十一月也司麻以為在

建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麻以為在建

亥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傳公五年為孟統五

十三章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也

注是後王之應。即下二十九年閏殺吳子餘祭三十年

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鄂

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据正校勘記云釋文闕殺下音試

此二弑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故作殺此無釋文

故作弑也五行志下之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

食之董仲舒以為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

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闕戕吳子

蔡世子般弑其君莒人亦弑其君而庶子爭劉向以為自

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也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

戒也後齊崔杼弑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

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羯為政之所致疏成元年無冰注

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倒賞也此與彼同

注豹羯至所致。舊疏云偏指豹羯者正以數年以來專

見豹羯之事明是時豹羯用事也即上二十三年叔孫豹

救晉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羯侵齊二十七年叔孫

豹會晉荀盈以下城祀之屬是也按成元年指季孫行父

專權所致此時不見季孫用事故斥叔仲也五行志中之

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

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餘年因之以

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

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董仲舒指略同一曰

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襄公

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

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

無與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通義云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注公

所致。校勘記云鄆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即下十一月

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按如疏義似舊

疏本作久也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

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

應與何義微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注如楚

。即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甲

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

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暮月明暮三年之喪始死得以  
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  
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明年諸夏之君朝于  
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願隆盛强大  
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  
君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眾擊少以專擊散義之  
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釁  
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弑中國在  
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  
衛衍據陳儀而為護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  
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何氏無與楚子昭義蓋嚴願  
之異也

注乙未至月也。通義云閏者積月之餘日而附于前月  
故不更繫月與壬申同例經義述聞云謹案杜氏春秋長  
麻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麻是年十二月  
甲寅為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為二月七日若十  
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  
說非也乙未當為己未甲寅為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為

二十二月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己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  
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己之  
誤也按杜氏之麻不可通於何氏若皆改經遷就則無不  
可通之書矣  
注葬以至數閏。釋文暮作期云本又作暮哀五年閏月  
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  
數喪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略  
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月計則數閏  
故葬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問云至親以  
期斷故取暮也暮三年皆以年計故不數閏也白虎通喪  
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期也期者復其時  
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為前月之餘  
即繼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簡文帝崩再周  
而遇閏博士謝攸孔彙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二十八年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  
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  
文其不日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証又禮記曰喪事  
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  
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  
惟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

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  
附正月不應時見唯魯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  
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  
審所附此明証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既合  
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為然朝論同之不嫌原  
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  
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為施用有彼此求之  
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  
典惡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  
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  
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  
肅宗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  
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速死荀家祥亦用閏之後  
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為名宗議者引周官左  
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取書自是閏月中事  
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明閏月非附月之例  
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  
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  
不惟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  
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

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東閏月  
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  
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益合遠日之  
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為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者  
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正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  
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  
上月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為周至於祥變理不  
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  
情所未安情因事申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  
用遠日故數年則沒閏喪禮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  
遇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申情  
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禮例謂此為允太常丞  
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  
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為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謚議  
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說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  
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  
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  
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  
是為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  
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祥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

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而移至閏  
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  
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  
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証按推攷分度隨以置閏二  
月之所非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  
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  
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  
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為一月也三年之喪禮  
之所重其為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  
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同閏在三月後附在三月  
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  
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  
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爾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  
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  
同遠異復非所宜也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  
月不得數大較麤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為閏之日考  
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採尋便為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  
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  
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極為平允宋  
書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

變人情亦已哀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為議  
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  
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璿固以閏九月為後  
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  
革節候亦舛設有入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為祥忌  
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期之義冬亡而  
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  
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  
然則閏亡可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  
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故月為忌日答曰謂之閏  
月者以餘分之日閏兼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  
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  
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小  
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  
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為忌  
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忌之感終身之感罔極之恩  
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  
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為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為  
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恬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  
月為稱至於月也豈得為一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

文甯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  
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  
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正周而  
除於禮為允會稽內史却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  
証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二月祥二十五  
月畢明又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難  
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  
無是月故略而不忌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  
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為制之由情而非  
本於數厥苟本乎厥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  
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為大功則數而除天性  
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為斷斷者數閏以年為斷者除閏  
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為分斷非本情之所以  
以後月為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為忌於理不通故耳  
云閏將周後者將非其論至於凶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  
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申物情務從其遠若理例坦然豈  
得不循成制以過限為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  
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  
後便欲以六十日為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  
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

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闕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  
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  
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即吉按誰  
王恬郝愔論皆正范說謬妄謝攸孔粲劉遵鄭襲劉耽殷  
合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宏撰儀禮定制三年及  
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  
閏所附之月為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注据成十一

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注据成至不書○即成十年秋七

自晉知正月時公在晉矣

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

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

在夷狄為臣子危錄之疏鹽鐵論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

篇春秋存君在楚

正月公在楚臣子

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子之恩穀  
梁以為閔公非其義  
注正月至存之。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  
首意氣致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  
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  
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粗  
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  
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  
以負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  
注在晉至錄之。御覽引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荆士卒度  
歲愁悲失時泥雨着濕多霍亂之病蓋亦在危限也成十  
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三年書公在乾  
侯者彼注云閔公運潰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  
明臣子當憂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疏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凱日遠之  
庚午衛侯衍卒疏包氏慎言云五月庚午三月後無閏則為

月方置閏

閔弑吳子餘祭疏此及左傳釋文作閔殺左氏唐石經亦作

弑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殺與石經同段氏玉裁經韻樓  
集云閔弑吳子餘祭盜弑蔡侯申陸氏皆譌其殺吳子也  
蔡侯也不曰其君者閔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  
非君所近不使得君其君者於凡弑君者也其為弑則同  
故雖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譌殺是與盜殺鄭公子  
駢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衛侯之兄繫盜殺陳夏區未書法  
何異也是不亦便於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  
口於春秋不書弑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閔者何門人也注守門人號疏注守門人號。禮記祭統云

閔人為君在弗內焉注閔人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閔  
人注閔人司昏晨以啟閉者說文門部閔常以昏閉門隸  
也杜云閔守門者穀梁傳閔門者也

刑人也注以刑為閔古者肉刑墨劓臙宮與大辟為五孔子

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

應世黜巧姦偽多疏注以刑為閹。周禮閹人注又云刑

者使守門則者使守園故閹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園游亦

如之是守門守園皆用刑人統謂之閹也左傳莊十九年

載鬻拳自刎楚人以為太閹明諸侯閹人亦用刑人矣

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

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贖者法金之刻木劓

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也劓

者劓其鼻也腓者脫其臍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

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刑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

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為訓夏贖刑蓋夏初

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

百殺罪五百較之夏制則重輕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

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贖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

大辟之屬二百列為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贖刑異舊

疏引鄭駁異義云臯陶改贖為劓呂刑有刑周改劓為刑

孔子為春秋採摘古制也說文骨部贖郝尚也脫其贖謂

鑽傷其鄰骨劓者說文足部跖跖斷足也舊疏云何氏

必言古者肉刑者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怒倉公之罪除肉

刑之制故指肉刑為古矣

注孔子至偽多。舊疏云孝經說文校勘記云鄂本漸作

斬誤曰白虎通五刑云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

應世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為鈞命決文三王明刑司圜疏

引作肉刑義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

易之以書契即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

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

不犯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

蠶中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贖者以墨蒙其贖處而畫之

犯宮者履襪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

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贖者以墨蒙其贖

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無領白帖引書傳又云唐虞之象

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

是也舊疏引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純緣

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履

屨履也又曰下刑墨幪之中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

然蓋并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

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亦書傳語御覽引慎子云有

虞氏之誅以蒙中當墨以革纓當劓以菲履當則以艾鞞  
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蒙  
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所說大同小異  
皆以唐虞象刑也故周禮司圓注弗使冠飾者著墨蒙若  
古之象刑與是也荀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  
法志禹承堯舜之後日以德衰而制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  
以俗薄於唐虞也遠與機韻加與多韻舊疏云三皇之時  
天下醜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  
設言民無違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  
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  
畫猶設也三王之時名薄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言三  
王必為重刑者揆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揆漸加  
也當時之人應其時世而為黠巧作姦偽者彌多于本用  
此之故須為重刑也疑皆宋均注語故云云之說備在孝  
經疏蓋孝經注也

刑人則曷為謂之閹注据非刑人名疏關文  
刑人非其人也注以刑人為閹非其人故變盜言閹疏注以

言閹。穀梁傳曰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禮記  
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刑人為閹非其人也  
舊疏刑人弑君正合書盜哀四年盜弑蔡侯申下傳云弑  
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  
謂罪人也其弑君正合稱盜之文按此稱閹者戒人君  
以刑人為閹故變盜言閹繁露順命云皆絕骨肉之屬離  
人倫謂之閹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  
者也惠氏春秋說云不稱盜而稱閹何也周禮墨者  
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圜鬻者使守  
積皆刑人焉守門謂之閹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  
閹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謀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為  
戒云俞氏樾公羊平義云弟子問曷為謂之閹則當曉以  
書閹之故按二十三年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  
也非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  
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閹者以非  
其人也非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  
閹使守舟則此刑人乃越人若書曰吳人弑其君失其實  
矣又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郟子之例故如  
其實書之曰閹且因以為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誤據哀  
四年傳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按何意以刑人非其人

謂刑人非可為閹之人也故特書閹示戒足答弟子之問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也獲俘語出左傳未知公羊同否非士不得稱人以弑穀梁所謂不得齊諸人者何解正合傳意

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

作閹由之出入卒為所殺故以為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

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

不言其君疏校勘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

蓋鉄論周秦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故

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焉公羊問荅云君子不近

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閹者守門之賤

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

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為夏殷時

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汙情變

黜偽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

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為

怨恨為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漢書蕭望

之傳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

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違其禍是也

注刑人至為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

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

也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

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為閹由之出入是狎

注

刑人不自賴而用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

成王者後疏亦作世與公穀同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

字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注書者至者後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

其民其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

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

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何氏不曰大夫義或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堂坐善

諸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閉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

侯疏注貶稱至諸侯。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

為小國稱伯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以其

危弱不能自城危宗社當坐故貶從子也春秋伯子男一

也得為貶者爵位雖同名號究異故僖二十三年注聖人

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彼亦以為徐莒所脅故以

其一等貶之稱杞子卒也

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据向

之會稱國疏注据向之會稱國。即上十四年季孫宿叔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注据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

荆人來聘是也疏注据聘至是也。莊二十三年書荆人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疏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樊諸

樊弟三人次日餘祭次日夷昧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為君疏刺客傳諸樊知

立大子以次傳三傳弟欲卒致國季子札

謂曰今若是詐而與季子國注詐起也倉卒意疏注詐起也

說文走部迤迤起也孟子公孫丑篇今人乍見孺子乍亦倉卒意

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注迭猶更也

疏注迭猶更也。小爾雅廣詁迭更也太元元文陰陽迭疏循注迭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疏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皆欲立

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較此及史記為詳授位季札之意蓋起於

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疏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

壽夢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是也

以國及季札舊疏或輕其死或為勇事即餘祭不遠刑人

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祀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疏

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魯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祭又曰何氏於尚書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臧氏鏞堂

堂拜經日記云古論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公羊傳注引瓜祭按何邵公上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即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証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

惇羣經識小云必字以八七篆文作瓜與瓜相近而誤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陳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皆出少許置之邊豆之間或上豆

或醬酒之間然玉藻云唯水漿不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  
論語疏食菜羹至微至薄亦祭明凡飲食必祭也禮運云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為祭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  
故也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  
不足祭也蓋主人謙辭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  
此為孔子語

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疏注猶曰  
○舊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滅我當將國與賢弟也

尚連有悔於予身注尚猶努力連疾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

于季子意疏說苑至至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  
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

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  
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與此大同舊  
疏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士燮初死何氏膏肓云休以為人  
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  
未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

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  
愈周公不夭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  
死今左氏以為果死因著其事以為信然於義左氏為短  
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言謁等  
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早卒遂忘死不可祈  
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  
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闔人所殺抑亦事非天春  
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為信然故得難之按舊疏通達融洽  
注尚努力也○說文八部尚曾也庶幾也詩王風兔爰云  
尚無為箋云尚庶幾也漢書叙傳尚粵其幾注尚庶幾也  
願也皆與努力義近  
注連疾也○周禮考工記無以為感速也注連疾也禮記  
檀弓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連疾也爾雅釋詁速也郭云  
速亦疾也呂覽辨土弱不相害故速大注速疾也速為速  
之籀文見說文亦訓疾  
注悔咎予我也○賈子客經云悔者凶也凶咎義同爾雅  
釋詁予我也白虎通號篇予亦我也予訓我者余之借也

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故迭為君疏在上二十五年

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

餘祭死見上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

舊疏云在昭十五年

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

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

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于

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

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下云使而反蓋託使而亡爾

僚也長庶也即之注緣兄弟相繼而即位不書僚篡者緣季

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為之諱所以起至而君

之疏通義云即之即位也

注緣兄至為後昭二十七年左傳我王嗣也彼疏引服

云僚者夷昧之庶兄用公羊為說也經義雜記云左傳昭

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服

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

光曰我王嗣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

注公羊皆以光為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

集解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

班固云司馬遷宋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

世本多誤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為正言王嗣者言己是世

嫡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

王嗣似當為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

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為王

僚者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譏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

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

庶也即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

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云緣兄弟相繼而即位

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

為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為季子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

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則季子口中明以僚為兄矣

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是也按以

光而殺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為僚報仇而殺光是父

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

以為非也又按說苑至公云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

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  
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云季子曰爾殺吾  
兄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  
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為季子兄惠氏棟左  
傳補注云司馬採世本為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書不  
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証之服氏之說是也襄三十  
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  
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則光是夷昧之  
子審矣如光為諸樊之子則左傳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  
僅以王嗣為言光即諸樊之嗣子僚亦夷昧之長嗣既不  
兄終弟及則兄死子傳亦其常耳僚之立未為不可光何  
不平之有故當以公羊為正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注不為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

疏注不為至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此誤  
世家謂餘昧卒欲投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此傳似謂先

時因使而逃蓋如魯季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同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疏

舊疏云三君皆然故言凡二者非一之辭

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

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

僚焉云於虔反本又作惡音烏蓋據此所改繁露玉英云

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刺

客傳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

光真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云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

嫡長以及乎札矣季札為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寶

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  
於是使專諸刺僚注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者吳因  
進魚而刺之疏注闔廬至子光何氏以光為謁子與史

記杜氏同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

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為也亦以光為謁子  
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鱗設諸賓劍于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于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鉞公子光辭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乎匕首刺王僚鉞交于匈遂弑王僚刺客傳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者必前求其所好吳王僚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太湖學炙魚光具酒請僚使專諸置魚劍腸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嗜欲喜之也者蓋嗜之借孟子告子者秦人之炙亦作者炙者說文肉部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蓋以火炕魚食之也

而致國乎季子疏說苑又云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吳越春秋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子

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闔監毛申志反注殺僚同蓋據此所改注中則諸本皆作殺僚紹熙本亦作殺

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

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蓋因下終身不入吳國而行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禮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竟無已呂覽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文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

注兄弟至殺僚。何意以僚為季子庶兄光為札弑僚是兄弟相殺

去之延陵注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疏

注延陵吳下邑。下三十一年左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引服虔云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越絕書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塚古名延陵墟

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疏

說苑至公又云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注不入吳朝。舊疏云延陵者竟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

注既不至留事。校勘記鄒本無可此衍按有可字亦通紹熙本亦有可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

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語

同即不忍討意也漢書蕭望之傳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

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皋

澤

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注故大其能去以其

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疏說苑又云君子以其不

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忽可以庶

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

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魯季子

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弑君或

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

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眾與教相妨教之本也獄政

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

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

受之比其即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而討也

慶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

處之以仁

注故大至與之。舊疏言由其能去之故君子與之

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据其本不賢其君

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便有臣有大

夫故宜有君疏校勘記云浦鏜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

國字按無國字亦通

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

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舊疏云壹而足者即莊二十

女叔字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謬也。杜注左傳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

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為賤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閔通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楚之春命接餘昧之絕統也必能光啟周道以伯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尚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干戈而僚以貪懷躁勇之性光以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眊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即以其聘於列國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也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鐘為之懼禍而不

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萍踪遇合之人尚為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况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殉之躬受篡弑之禍而不能有所

濟孰若見幾而作全身潔己之為愈哉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白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因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嗚乎其知季子也哉

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攻不足隆父子之親厚君子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注緣臣至之義校勘記云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為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有

君有大夫今為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尊子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故仍未許醕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宣十三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季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為沒其罪也是移諱闔廬其讓不見不得於彼賢也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聘者喜接內辭亦因其可褒褒之也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時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為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姑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隱今幽州

薊縣故城是也宋哀日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

荅今兄聘故喜錄之疏釋文頗一本作跛二傳作蕞罷顧

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扶波反按罷

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休之罷皆讀婆儀禮

鄉飲酒禮飲酒罷劉音皮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

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此可見罷倦之罷罷休之罷

同為一音矣春秋襄三十年楚子使遠罷來聘昭六年楚

遠罷帥師伐楚公羊並作遠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

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三年成御襄罷師罷音皮三十年

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買反又扶波反

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

者誤也按上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

晉是數如晉也公五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甸來聘十二

年晉侯使士彭來聘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來荅者

二是希見荅也今二十八年公如楚三十年即報聘故喜

錄之也通義云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

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

聘而已陵轢諸夏之甚故為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已月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為中國隱痛有子

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疏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

末日故也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疏引何氏

廢疾云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

君何反書日即鄭釋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

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

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况此則無怪然劉氏逢祿難曰

若夷蔡般不夷許止當日蔡弑與日楚弑同文而異許不

日今蔡於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

何君明辨哲也傳略弑父之為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

至許買之日弑則以為正卒於例亂矣經義述聞亦云楚

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商臣弑其君當不日矣

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按穀梁此傳自亂其例無可解說公羊不忍之義詞嚴義正故子般卒書日子赤卒不書日以所聞世恩王父少殺所傳聞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般殺不去日見隱子卒去日傳曰不忍言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弑君例不日者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固無為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也太史公曰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為鑒也此猶牽涉左氏傳說幾與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同一偵矣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舍悲極思之所生外災

例時此日者為伯姬卒日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午月

字趙氏坦異文纂云左氏傳亦云宋伯姬且下注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著魯女之嫁于宋者也有宋字為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睢水東徑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堂即伯姬憤死處方輿紀要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

注伯姬至卒日。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出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憂居守節三十餘年又夏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大子痤應火不爰土之罰也與董何義殊注外災至卒日。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書月者彼注云月者閏之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書日者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為伯姬卒日以内女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月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

者舉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

不為諱者年夫有罪疏釋文年夫音倭二傳作倭夫古年

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

民遠於倭九經古義云古倭讀為主故晉語與人誦云倭

見倭果喪其田倭與田協是讀為年殊不知年讀為甯

田讀為陳故詩信南山界我尸賓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

子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倭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

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為田年讀如字

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

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

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殺母弟失親親故

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賤骨肉彼傳言罪在王也穀

梁傳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

王殺其弟倭夫其之也

注未三至行也。校勘記云鄂本闕本同監毛本去誤王

紹熙本亦作去上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至此年五月

是未三年也文九年傳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

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

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則靈王崩未三年景王正當思慕

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為子也昭二十二年景王

崩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

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失位徙居微弱

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

注不從至重也。傳五年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

母弟直稱君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

貫於先君唯世子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

君知以親親責之是直稱君者也舊疏云殺世子母弟直

稱君甚之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甯知非直稱爵之例

而知天王乃是不與子行者正以在父服之內不思思慕

反殺先君之子以此為重故知義然

注莒殺至是也。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

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

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設但殺弟不能書者舊疏云

正以莒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責之知天王殺弟若不在

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莒殺意恢在喪內

乃書者正以意恢莒子之弟不為大夫故也按莒無大夫

在喪外故不書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公子在喪外

亦不書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疏殊未了  
注不為至有罪。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黜周王魯乃實  
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為尊者諱因年夫有罪則  
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僖括欲立  
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故傳曰罪在王然  
廢立何事僖括至與師圍為逐其大夫謂謀起於括則可  
謂佞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為有罪景王不能善  
處任五大夫之殺則天王不能無過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王重失親親疏注稱王至親

正以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  
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  
重失親親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賈於先君也致令出奔  
故惡失親親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

襄三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  
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  
弔士會葬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上卿行過厚非禮也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堯君會

葬其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重於  
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  
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  
異姓同姓親疎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  
也按何氏無譏公不自行之語其嚴顏舊說與諸侯夫人  
堯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

說在下也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  
女嫁為夫人者也若其不然卒亦不書矣

其稱謚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謚疏注據葬至言謚。莊四

按紀伯姬不言謚蓋紀已滅直為齊侯所葬未必有謚故  
紀叔姬卒葬時亦無謚非必謚宋伯姬為賢又葬紀叔姬  
不云謚蓋以劣於宋伯姬皆失之泥

賢也疏穀梁傳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  
事賢伯姬也經義雜記云考伯姬之卒公穀皆以為

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為非此未審傳  
文也按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姻也是左氏雖未  
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  
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寢而無貶曰君  
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為婦  
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傳母不在宵不  
下堂是婦人而為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  
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  
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  
姬亦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  
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謚也  
共姬之謚從共公者也善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  
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  
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  
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五國之弊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  
刺於上澤陂月出風於下浸淫百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  
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  
秋之所為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  
匹於內女賢不肖必謹而別之觀鄆季姬之淫洙則數年  
之間婦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奕世子孫見牝此春秋之

所以為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  
失其度年踰間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勝沒動  
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為勸漢廣行露之意也左氏顧  
詭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始猶漸於末世流俗之見  
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曰君子  
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非也婦  
人之有姆所以防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  
措其能免於非譏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為  
而謂魯公之女宋室之婦竟輕遽而為之乎且所謂義者  
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因以禮為重而以避去為輕  
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義乎或曰婦人非  
傅姻不下堂者經也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  
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  
節非所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  
避害乎况伯姬孀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  
楚王之將嫁季芊也季芊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  
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芊之上者而謂  
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台則以符其後  
水大至王使召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  
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殺漸台能識貞姜之所守者可

與辛伯姬矣公穀得之按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襄伯姬也淮南秦族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

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

疏左疏引服云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為說惟左氏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謂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為異耳

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有事宗廟疏闕文

不見傅母不下堂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

其身也選者大夫而傅大夫妻為母疏繁露王道云宋伯

母不在不下堂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釋文傅母本又作姆同唐石經諸本同作母

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後漢書荀爽傳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

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母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

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

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於春秋書之以為高

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女師古者女師教以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者

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又齊風南

山箋云文姜與姪婦及傅姆同處蓋隨女同行者矣是知

后夫人必有傅母其實傅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

女師

注選老至為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問

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如

滄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也漢使中行說傅

翁主也師古曰傅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

者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

于公宮三月婦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

於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

大夫之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

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

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禮昏禮注云姆婦人年女

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

則傳與姆不同蓋大夫士之家女師不必隨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姆與

傳至矣母未至也速乎火而死注故賢而錄其說疏穀梁傳

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夫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也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速乎火而死舊疏云速乎火而死者為火所連環而死也水經注睢水篇相縣園中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下堂遂速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家注故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謚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謚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疏穀梁傳不言大

云與樂盈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樂盈者樂書之孫弒君賊也積不善者必有餘殃樂書幸免于戮而樂氏之族終滅於晉目之曰賊誰謂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

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按惠說非是春秋弒君之賊不復見樂書不見於厲公弒後已示誅絕樂盈良霄出奔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樂盈由曲沃入晉良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冬十月葬蔡景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為中

國諱使若加弒月者比髡原恥尤重故足諱辭疏注君子

○正以凡加弒者雖賊未討亦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

弒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

此亦書葬與彼加弒同正緣為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即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

戌卒于櫟傳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

弒之為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彼為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彼髡原為大夫所弒因鄭伯欲與中國故春秋為國諱猶責不足其文故不月此子弒父比髡原中國恥尤重是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通義云怨蔡人不敢討君之適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弒為疑獄者故緣

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以君子辭為恕蔡臣子辭與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鄆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為諸侯所

閔憂疏注重錄至閔憂。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鄆本閔秋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屈建之力也疏引徐邈云晉趙武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為之息兵

諸侯相聚注聚斂也相聚斂財物疏注聚斂至財物。周禮敗注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裁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禴以補諸侯之裁

注致禴凶禮之弔禮禴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為更衣疏

穀梁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注更復至更衣。廣雅釋云更僕也史記平準書不足以更之集解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為復亦即償義故范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賈云以其物更鄭司農云更猶償也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更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釋名釋云庚更也月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義同

由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

所喪疏闕文

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注据詳錄所為故疏闕文

卿也疏左氏傳以為晉趙武等也

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注据善事也疏注据善事也。穀無以見其善也是善事也

卿不得憂諸侯也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恩賞實從卿發故貶

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

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注時雖至其事。校勘

繁露亦云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舊疏云若恩

從君發而使大夫行之雖非其正罪不至貶也

注明大至道也。舊疏云在禮家施不及國而言得憂內

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

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譏解詁箋云諸

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書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

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

則經當書叔弓會趙晉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為諱

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

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彞泯而天倫滅是

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亦云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

言所為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

稱人何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按三傳皆

止言歸宋財是否歸粟無所取証唯左傳有諱魯大夫語

公穀皆未及魯與弔而不與會亦無不可春秋可討者事

甚多其圖小志大者亦多譏不勝譏矣必責此澶淵一會

劉氏之義本之宋儒胡安國不信注並不信傳在欲於三

傳外造一劉氏傳未免逞臆改作矣

注宋憂至福也。舊疏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思發

大夫外求鄰國近於作福是以貶之通義云大夫交會久

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為尤見專福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成

併貶者亦編刺之義按書洪範云惟辟作福公羊疏引鄭

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又云臣之有作福作

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福在室凶

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福作威至憂諸

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

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疏包氏慎言云辛巳為月

注公朝至云爾。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

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

巳公薨于楚宮。

注作不至復見。曰哀三年傳文彼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

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

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

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

見之。僖桓宮哀所作還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

于襄旅。堯於楚宮。經特書楚宮於堯時。故其作文可省也。

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

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

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巳為月之十

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及堯成王欲以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以天子之禮。天子事

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

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降大平之功

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不

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

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宜

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

崩立北鄉侯。未踰年。堯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

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從子從大夫。禮可也。

己巳仲孫羯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為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朋同義。疏。注此書至同

義。文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

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

之薄。則此蓋亦昭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

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肖者。左傳云穆叔曰且是人也

居喪而哀。在感而有嘉客。是謂不度。又曰比及葬。三易

衰之社。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

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

夫密州為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疏注莒子至奔齊

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

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殺之及立去疾奔齊齊出

也是其事也注犁比莒子密州之號

注稱人至弑之○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年傳知密州為

君惡民所賤者即左傳云犁比公虐是也又曰書曰莒人

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不稱弑者

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即密

之轉音朱鉏即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裁云

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

易此見左傳校勘記

卷之三



